



新编历史京剧《萧燕燕》剧照(资料图)

历史与艺术的双重探索

薛云

传统戏曲遗存中,有关辽朝的剧目极少,仅有《四郎探母》《八郎回营》《昭代箫韶》《雁门关》等。这些剧目中,曾为两朝摄政的萧燕燕,基本以反派形象“萧太后”出现。可若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,她是杰出的女政治家、军事家,不输须眉。因此,参演2025年“两节”山西省优秀剧目展演的新编历史京剧《萧燕燕》,在正视辽史,并将其进行戏剧转化,以及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等方面是积极的。就创作主体而言,《萧燕燕》亦是山西省京剧院发挥中生代艺术骨干优势,倾力打造原创剧目的又一次探索。

称《萧燕燕》为一次探索,是在整体舞台呈现上,它的确是一次全新的构建,是“萧燕燕”舞台形象与叙事的一次艺术再创造。新时期以来,戏曲舞台上萧燕燕故事的演绎始终在持续更新,或以辽朝内部矛盾的化解来展现萧燕燕的政治韬略;或以辽宋对阵之下,萧燕燕采取的不同政治主张来评判她民族主义的宏大或狭隘;或在强调她女性性别身份前提下,通过对儿女家事的处理,来展现她身为母亲与大辽太后面对家国矛盾时的政治格局;此外,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萧燕燕与韩德让的男女之情。

京剧《萧燕燕》的剧情较为综合,截取了公元982年9月萧燕燕摄政开始至公元1005年1月辽宋签订“澶渊之盟”的基本史实,包含辽宋两次较为重要的交战,即岐沟关之战与澶州之战。既有大辽内部矛盾,也有辽宋两国外交矛盾,同时对萧燕燕与韩德让的情感进行挖掘,借儿女情长来衬托她政治决绝的背后,是女性内心求和止战、国安家宁的美好愿景。

宏大历史题材的剧目,往往以具体的生

命为承载。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的生命状态,才是历史剧的吸睛所在与生存理由。舞台上的萧燕燕面临全方位的困境,这些困境中包裹着她的政治生存难题,有她的内在挣扎和精神历程。剧作正是对这些难题与挣扎的厘清,实现了一次全新的叙事,让观众在萧燕燕一波三折的政治命运下,感受到她心智的不断裂化,看粉黛何以成就英雄之胆。

长期以来,戏曲创作者们在选取历史题材进行全新演绎之时,也始终在探索应该带来什么样的剧场审美体验。由于题材的特殊,全新叙事的《萧燕燕》也包含几处武戏,保持传统京剧动静结合的舞台气质、文武并重的表演风格,但整体上则延续了山西省京剧院新编戏一贯的古装舞台审美实践,营造出完全“出新”的新京剧样式。

传统戏中,“萧太后”以旗旦应工,穿旗蟒、踩花盆底、梳旗头,早已形成定式。本剧则以青衣应工,且生、旦、净、丑行当齐全,在新编戏中十分难得,也与主创团体的人才储备高度匹配。全剧人物皆从古装扮相,并在北方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融合设计中,渗透出历史上的萧燕燕对汉文化的推崇。

面对文化环境的改变,今天的戏曲文本创作向更为通俗、流畅的舞台语言迈进。《萧燕燕》的文本清晰可见,既有按照京剧格韵及腔板套数进行的唱词创作,实现了对传统的传承;也有新编历史剧在“非历史化”叙事下走向生活化的用语,实现了人物之间、人物与观众之间更为直接、强烈的互动。

对传统腔板套数的继承,带来《萧燕燕》备受肯定的音乐设计。剧中出现了京剧多种声腔曲调固有的音乐程式,且角的“反二黄、流水”、老生的“西皮碰板、清板”、生旦对唱的“快板”等都是传统戏中极为常见的板腔设计,而双调的曲牌“清江引”、娃娃生“西皮娃娃调”等少用曲牌也是一次全新的亮相。生活化的唱词带来传统板式音乐与交响乐的主次交流与融合,形成该剧“旧中有新”的听觉表达。

在“出新”之时,该剧的“后遗症”也比较突出,如人物行为动因刻画较浅,叙事有余而抒情不够,矛盾渲染不够,润腔不够细致化,表演上对传统审美的继承不足等。但一出好戏并非一蹴而就,《萧燕燕》的舞台才刚刚启幕,希望在今后的反复实践中不断修改,获得全面的突破。

五十寒暑留瞬间

范淑文

潘泉先生继出版《山乡印迹》《图译往事》《山水人》《荷韵》图册后,近期又推出新作《印象往事》摄影集,印证他五十年来新闻摄影的敏感和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责任。

在《印象往事》中,他既有静观烟火人生,也有呼应时代的满腔激情;既有对百姓生活的关注,又有对摄影艺术的探求。孜孜不倦,佳作迭出。《印象往事》中179幅照片的定格时间,从1966年跨越到2022年,涉猎热点话题、生活百态,歌颂时代变革的不同时刻。记录了致富的农民工、摆摊的下岗职工、留守老人和儿童等。表现手法上更让人眼前一亮,每幅生动至臻的画面如临其境。

作者用脚步丈量时代进步的阶梯,一幅幅照片构成他生命的意义。

五十年的摄影生涯中,他经历刻骨铭心的拍摄瞬间不可胜数,终身难忘的《百万民众深切悼念周恩来总

理》这幅巨型画面的图片尤其震撼人心。1976年清明,身为北京卫戍区某部的新闻工作者潘泉,拍下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。1979年11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《百万民众深切悼念周恩来总理》大幅照片,接着新华社发通稿,《北京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同时跟进,掀起了浓厚的悼念周总理的社会氛围。

新闻摄影工作讲究“新”字。1981年转业到太原日报社摄影部的潘泉,以大量的摄影报道反映出社会新近发生的事件,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。《受灾孤儿的“温床”》发生在1991年,当时的无锡正遭水害,他单枪匹马乘火车前往。偶然得知“临汾旅”这个山西家乡的部队,他立刻接通了电话,采访中得知他们正在救灾前线。于是拍摄了《受灾孤儿的“温床”》这幅作品。随后《灾后帮扶》《重建家园》等系列作品相继产生。

《受灾孤儿的“温床”》获“全国专题新闻优秀奖”。

摄影家的眼力很重要,捕捉新闻一般“意在笔先”,抓住当下社会热点问题,还要具备“眼独”的能力。《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》中,一群背着书包的山村孩子,背靠石墙正在读书,孩子们细微的神态触动了作者,瞬间抓拍,把孩子们内心的真实情感捕捉下来。

看到一幅作品的第一眼,一般来说能够让人产生兴奋点的是新奇。这就是诗词中所说的“意境”,也就是摄影师的思想。

潘泉先生拍摄以小见大,用足了照片“语言”特有的功能。《散养土鸡》作品中,密林深处一缕露天的光线,和鸡鸭形成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鲜明对比。然而,潜在深层的含义更为直接,这群鸡鸭是农民致富的内在动力。

五十年间,作者将摄影艺术延伸到书法、授课、大型展览等领域,形成独具风格的视觉艺术大格局,把美的理解运用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,在展示个人才华的过程中,也引领和推动了行业内视觉艺术的潮流。

惊蛰(篆刻)
李泽峰作



艺苑

谈艺录

文成而后有题

介子平

我常有约稿式的小品文写作,先有题再成文,文多枯索,词难准确,自恨无才,笔不胜意,与有感而发式写作不可同语。故不知己之所长,无以增长光大;不知己之所短,则无以采择补正。直言记述,感悟评论,飒飒运笔,笔不及冻,俄顷数纸,挥笔即就,未添各种追求的自我,何其自在。王安石《性情》云:“喜怒哀乐好恶欲,未发于外而存于心,性也;发于外而见于行,情也。性者情之本,情者性之用。”一器一物,一草一木,皆有性情,性情之作,皆感事之篇也。

时或未过,境已迁矣,情感耗竭,比兴无托,或可就此搁笔。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即主张:“感慨所寄,不过盛衰,或绸缪未雨,或太息厝薪,或已溺已饥,或独清独醒,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,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见事多,识理透,可为后人论世之资。”文成而有题,或概而述之,或撷取精要,大致如此。旁人若问其中意,似是而非,说不准言,但总会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某个题目,辛而不辣,麻不木口,恰到好处。

就文成而后有题,张舜徽《广校雠略》有过阐释:“观于《诗》三百篇及诸子传记摘字标题之例而可知也。固未有先命一题,而后构思润色以成文者。自后世竞立新题以为文,而文辞浮杂冗冗亦日甚。推之著述亦然。古人皆学成之后,不得已从事著述,故有书成而无大题者矣,如《太史公记》是也(别详论之)。至若心无是理,而必模拟古人,则扬雄《太玄》《法言》固不逮《周易》《论语》也,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马迁也。此无他,由于先立书名,以步趋前人,不惜强所不能,黾勉以追之,无诸中而营于外,而终不可及也。著述盛衰高下之辨,要不越于斯矣。”文虽短,精辟之论尚多。钱锺书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书中目录标题,甚至经由甘为前贤行役的责编周振甫反复循诵、细心领会后补添。多数读者从不写作,却并不妨碍其鉴赏能力,多数编辑亦然。

自律与任性间,自己才是唯一的存在,纳博科夫在《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》中说:“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,又重科学性。”若只具艺术气质,难免是浮于表面的情绪发泄,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,而科学性乃缔造学理深度、学术新境的必要因素。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,艺术味则是其文采所在。

古之为文,皆理积于中,发乎情不可遏,故文成而后有题。所谓理积于中,盖沉心静气,遍读阁书,闻一异书,唯恐弗及,方能广其搜,博其考,绪邈来,格局开,方能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学有所成,造诣深醇。